

· 文史天地 ·

《再来缘乐府》述考

董希平¹ 邸晓平²

(1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2 首都图书馆 北京 100021)

洪炳文(1849-1918),字博卿,号棟园,别署花信楼主人、祈黄楼主人、悲秋散人、绮情生等。浙江瑞安人。晚清文坛上成就卓著的文学家,所知著述九十余种,内容广泛,尤以戏曲成就最大。其《再来缘》一剧,一直未见传本,多以为已佚。2005年,笔者之一因参加吴书荫等先生主持的《清代古典戏曲总目》,在编写题为悟因主人所著《再来缘乐府》条目时,认为天津图书馆所藏此书即洪炳文之稿本。时因时间、体例所限,仅据复印件进行了简要描述和判断,不免有舛误及不详之处^①。2010年,笔者有幸到天津图书馆查看《再来缘乐府》一书,得见原稿真貌。现将该书情况作一介绍,以飨同好,并教于方家。

1 《再来缘乐府》之内容简述

天津图书馆藏《再来缘乐府》不分卷,为馆藏善本。此书一册,开本高27厘米,宽14.5厘米。竹纸,无边框,无行格。天头开阔,正文文字主要在三分之二叶面下。全书五十六叶,其中正文五十一叶,每半叶十行,行约二十二至三十三字不等,曲词基本较宾白高约两至四字,皆为行草,较难辨认。正文勾画、增删、更改较多,另偶有朱笔之圈点、增删。几乎每叶天头皆有佚名朱笔眉批,间有少量的墨笔眉批;除第一出外,其他每出后皆有佚名朱笔批语,眉批与评语皆行草书写。

此本封面未书文字。封面至正文之前内容依次为《再来缘乐府自叙》,序尾题“丁酉春三月悟因主人自记于玉亭寓公之斋”,主要书写对科考的看法,对作者个人情况没有涉及,字为行草,与正文笔迹相同。《再来缘乐府凡例》,共四条,说明该剧的取材、结构体制、脚色安排等,字为工整楷书,仅最末一条略显仓促,但应与前三条出自一人之手。《再来缘乐府出目》,列出《再来缘》之出目,其最右一行之“再

来缘乐府出目”下钤有朱文印章两枚,一为阳文长朱印“花信楼”,一为阳文近椭圆朱印“绮情生”。《提纲》,八言诗一首。《宣略》,【满庭芳】词一首。

此书正文卷端未题写书名、著者等,直接为第一出《述怀》之内容。“述怀”二字下有朱文印所钤“第出”二字,作者在“第出”之间以墨笔书“一”字。其他各出之前皆如此以朱文印与墨笔数字结合表明作品出次。

《再来缘乐府》正文十二出,内容大概为:蹇来连一生不举,临终留下以往文稿。其徒木佑文养恤师母,木妻杜氏亦十分赞同。木参加乡试,初闻未中。杜氏梦蹇称木中解元,果是。主司文载叶微服出行,遇蹇妻祭蹇。文见蹇遗稿,知己乃蹇之再生,感叹不已。每一出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出《述怀》:蹇来连,表字兰修,晚自号拙庵老人,历试十二次,不得食饬,选下十五科,未能中举。已届古稀,平生著述,仅门生借抄传颂。有想请其作寿序者,以利相诱。蹇不愿凭空杜撰,不肯代作。希望门生木佑文、江师文、梅占房、柳年四人能够中举。

第二出《题稿》:蹇来连酌酒看花后,老境并疾病导致身体不适,妻子屈氏写信告知学生,木佑文等四人前去看望。蹇来连对众弟子口占一绝,并将妻子托付给他们。学生走后,蹇来连拿出自己的文稿看诵。

第三出《徒恤》:木佑文之妻杜氏得知蹇来连离世,要售金钗珠环安葬蹇来连,并称曾请蹇修改己之文章,也是蹇之门生,表示要好生照顾蹇妻屈氏。

第四出《友嘲》:曾在蹇来连处就读的莫友文、贾新文等三人约木佑文一同去见新进士、举人。木正在山上为蹇来连监工作坟,不愿前往。莫友文等对之嘲笑不已。

^① 如,因为所见为复印件的缘故,未能发现评语几乎皆为朱笔所书;因写者手书的连笔,将记创作时间之“丁酉”误认为“丁丑”;未能分清科考与乡试之区别等

第五出《闰识》:清明节,木佑文等四人祭祀蹇来连。杜氏读蹇来连文稿,赞其文章第一,但阅卷者走马观花,不能细心玩味。又感叹蹇来连已逝,风雅无主。

第六出《捷说》:十几年后,木佑文秋闱归家,杜氏评价丈夫等四人考试文字,称木佑文必得解元,江师文可得魁元,梅占房、柳年人也能得中。书童却报闻解元是莫友文,第五名是贾新文。

第七出《哭稿》:杜氏掌灯看丈夫应试文章,叹其文字之好,惜其未能得中,由怜惜夫君而设身处地痛哭蹇来连。梦中,蹇来连告知杜氏木中解元,并口占一绝,预示门生四人均在二榜。

第八出《避庆》:主考文载叶,字梦兰,江南江都人,十五岁拔解元,十六岁提南室。觉魁元之文十分熟悉,当即命匠发刊。为避开众人为己庆祝生日,微服出行,乘小舟观赏当地风光。

第九出《瞞祭》:文载叶上岸步行,对福建风光如同见过,深感惊诧,见一老妇祭奠亡夫,询问后十分吃惊,其死亡之日正是自己出生之日。

第十出《索稿》:文载叶借读蹇来连文稿,叹其好,又发现自己历来应试文字皆在其中。见其卧榻,感觉十分熟悉,乃悟蹇来连正是自己前生。屈氏因蹇来连亡前有再来之语,曾将其尸左股抓破,而文载叶左股指痕清晰。

第十一出《亭会》:蹇来连四学生得知中举后,叹先师不得见,闻知先师、座师是一人,感慨万分。文载叶到蹇来连坟前观看,将为之立碑,并请明府为其子代觅佳偶。

第十二出《团圆》:文载叶将蹇来连之事造册,朝廷加恩。众人为屈氏祝寿。屈氏受皇恩,仍生感慨。

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可见的眉批,是针对某一具体内容的批评。如对于蹇来连之名,批者称“原本先生姓氏不传,以其蹇也,遂以此为姓,《易》:‘往蹇来连’此取名之象”;在蹇来连自言今年门下学生日少文字上,批曰“伏下《友嘲》”;对某人送礼请蹇来连写寿序,批曰“小人之尝试君子,伎俩大半为此”等。批者对作品的改编意图、结构、人物性格等十分熟悉,笔迹与正文笔迹相同。

除第一出外(写在第二出剧末的评语是第一出

误列到第二出后的),每出剧末的评点主要是对这一出内容、结构安排进行评价,多着眼于文法。如第三出末,批者评曰“此出写杜氏,实写木生。写木生,实写蹇老。狮子弄球,神龙戏珠,……,其目光总在球珠一点……”。第九出末批曰“此出以主司少年得意之人,忽念及下第诸生贫士暮年之苦,即此便得有来因,写来灵心四照……。家僮之言无端道着前世交好,平日性情。天真烂漫之人,往往有之”。评语与正文字迹粗细不同,但运笔之习惯相同,应为同一人所书。

2 《再来缘乐府》之作者考察

此书的作者、版本等情况,《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再来缘乐府一卷,题悟因主人撰,清抄本,佚名朱笔评,行格字数不等,无格。”

《再来缘》一剧,除洪炳文自著之《花信楼主人传奇曲谱总目录》有载外,明清戏曲目录文献未见著录。后世的戏曲著录、研究著作中,多有洪炳文《再来缘》之记录^②,但未见其他人同名剧作之相关记载。天津图书馆此书,是否可能是洪氏作品呢?

《再来缘》一剧,多以为内容不详。但洪炳文同时人陈祖绶和张陔都曾看过此剧,从他们的相关文字记录中可窥剧情大概。

陈祖绶《题再来缘传奇》:

莫讶青毡老白头,传经纱幔踵风流。世间肉眼真堪笑,翻对蟾宫傲八驺。

文昌六府耀词林,难得裙钗是赏音。始识绣鸳鸯手段,度人原自有金针。^③

张陔《题再来缘乐府·浪淘沙》:

屈指古稀年,坐老青毡,功名蹭蹬运迍邰。郑重遗编并杂集,绝笔填词。隔世晤前生,股血殷鲜,藿文好证再来缘。旧日门生新眷属,富贵神仙。

世态慨凉凉,往事铺张,豪情露出侠肝肠。摹写人生如戏剧,傀儡登场。乐府谱宫商,翰墨生香,前因后果细参详。多少寒儒齐破涕,气吐眉扬。^④

“功名蹭蹬运迍邰”、“隔世晤前生”、“股血殷鲜”、“世间肉眼真堪笑”、“难得裙钗是赏音”,诗词中的对于《再来缘》一剧内容的描述,显然与天津图书馆之《再来缘乐府》相符。

洪炳文《花信楼词存》中有《满庭芳·自题再来

^② 如洪震寰《洪炳文及其著作》(《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4期)、左鹏军《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③ 陈祖绶《墨宦诗钞》卷四,民国三年油印本。

^④ 陈祖绶《墨宦诗钞》卷四,民国三年油印本。

缘乐府】一首,也对该剧内容作了简要介绍:

文史淹通,功名潦倒,谁怜措大酸寒?弥留绝笔,遗稿一编存。唯有门生旧侣,恤孤嫠,每叩穷关。伤心处,纸灯麦饭,夜祭泣洑澜。妙龄,膺使节,前生弟子,都是魁元。更诗篇印证,股晕斓斑。从此家门鼎盛,订姻好,后福团圆。奇绝事,编成乐府,当作戏文看。^⑤

这首词不仅可以看作是天津图书馆藏本《再来缘乐府》的内容提要,更与该本正文前的《宣略》【满庭芳】仅两个字略有差异“斓斑”为“斑斓”,“编成”为“撰成”。可见,从内容上看,天津图书馆之《再来缘乐府》无疑就是洪炳文所作。此外,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佐证:

考查作品创作时间,天津图书馆《再来缘乐府自叙》题“丁酉春三月悟因主人自记于玉亭寓公之斋”,则此剧当作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洪炳文《再来缘》的写作时间,参照《花信楼主人传奇曲谱总目录》,可做大概推断。目录记载,洪炳文剧作编撰按创作时间先后依次为《三生石》、《留云洞》、《黑蟾蜍》、《怀沙记》、《再来缘》、《挞秦鞭》、《水岩宫》等^⑥,《再来缘》属于早期创作。《三生石》、《留云洞》、《黑蟾蜍》、《怀沙记》四剧未见传本。张桐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日记言“下午同小竹至孙宅爱日楼访洪博卿先生,博卿出所填《三生石传奇》、《留云洞传奇》二种评阅”^⑦,以此可知,《三生石》、《留云洞》当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之前。《黑蟾蜍》、《怀沙记》之创作时间未见相关资料,暂无考。据《挞秦鞭》自序所题之“时在光绪戊戌清和月上元三日”^⑧,此剧当作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据《水岩宫》自叙所题之“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嘉平十日”,此剧当作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以此,洪炳文创作《再来缘》的时间,应在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之间,而这一时间段恰与天津图书馆所藏《再来缘乐府》创作时间重叠。

天津图书馆藏书所题之“悟因主人”并非已知洪炳文别称,但极可能就是洪氏诸别署之一。在清人关于洪氏的文字中,只有“字博卿,号楝园”^⑨、“花信楼主人”^⑩的记载,当代戏曲研究者所提及的洪炳

文“祈黄楼主”、“慕忠堂主人”、“保华主人”诸别号,则是据《花信楼主人传奇曲谱总目录》对其现有作品进行考察、总结而得。这些别署多与具体作品内容相关,如《悬岙猿》署名“祈黄楼主”,《挞秦鞭》自序署名“慕忠堂主人”、《芙蓉孽》乐府自序署名“保华主人”等,都可见洪氏的别有深意。就目前所知作品言,洪炳文的别署大多仅在其一部作品中出现过一次。而“悟因主人”与《再来缘乐府》内容关系紧密,其强调因缘、因果的用意十分明显,显然是根据作品内容所署之名,似不能因不见于今人对洪氏诸别署之总结就排除“悟因主人”是洪炳文之可能。

就作品体制而言,天津图书馆之《再来缘乐府》前有自序、凡例,以及出目、提纲、宣略。自序、凡例,出目、提纲可看做传奇作品的一般体例,在晚清其他戏曲家的作品中较常见,但“宣略”,则极为罕见。就本人目力所及元明清三代戏曲作品中,“宣略”之用只见于洪炳文的创作。《水岩宫》前有“宣略”【满江红】,《警黄钟》前有“卷首宣略”【满江红】。两首【满江红】都是对该戏故事内容的简括性介绍及对作者创作意图的说明。看来,“宣略”,大概是宣讲、传达内容大略之意。这种戏曲开头的方式,很是类似传奇的副末开场。它极可能是洪炳文的自创。《再来缘乐府》之“宣略”【满庭芳】,也是对全本戏内容的介绍、对作者创作意图的说明,似也可作为《再来缘乐府》作者是洪炳文的一个佐证。

3 《再来缘乐府》之版本推测

无论从作品内容、创作时间、作品体制看,天津图书馆所藏之《再来缘乐府》的作者无疑就是洪炳文,而进一步分析,此本极有可能就是洪炳文的手稿本。

其一,就书写形式而言,此本稿本特征明显。

《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书为清抄本。但此本正文与自叙部分,不拘法度,涂抹钩乙,随意为之,不应是照着书籍抄写的结果。此本文字潦草异常,读之每令人有辨文识字不易之难。如对《自叙》末所题“丁酉春三月悟因主人自记于玉亭寓

^⑤ 《花信楼词存》,凤凰出版社2007年出版《清词珍本丛刊》第18册,218、220页。

^⑥ 参见《挞秦鞭》附录的《花信楼主人传奇曲谱总目录》,清宣统三年温州日新书局排印本。

^⑦ 张桐著、俞雄选编《张桐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⑧ 洪炳文著、沈不沉编《洪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⑨ 《洪炳文传》,《瑞安县志稿》卷十九,民国油印本。

^⑩ 《花信楼主人姓氏、籍贯、家世、郡望、群以述略》,洪炳文著、沈不沉编《洪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568页。

公之斋”以及第一出前记创作时间之“丁酉元月初六日作起”数字的辨认,本人就曾一度错认“丁酉”为“丁丑”,后经比照正文中数个“酒”字的写法才确认了光绪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97)。这种一气呵成的行草,与其说是抄写者的率意,莫若说是作者创作时心境的外在表现。此本几乎每一页都存在字句增删或改换现象,更似是作者直接在初稿上进行的删改讹字、增加内容,以直观视之,也是明显的手稿特征。书中凡例、宣略等部分,字体为正楷,书写工整,虽与正文之潦草不同,但就书写习惯的比较,是出自一人之手,大概是正文写完后面书写的,这也符合全文完成后,再斟酌、慎重地编订《凡例》等的一般经验。

其二,此书之字迹,与洪炳文《悬岙猿乐府》稿本字迹完全相同。

温州市图书馆收藏洪炳文作品最丰,馆藏中明确著录为洪炳文稿本者有《洪博乡未刻诗》、《花信楼词稿》、《警黄钟传奇》、《瑞安乡土史谭》、《悬岙猿乐府》五种。其中《洪博乡未刻诗》与《花信楼词稿》笔迹对比十分相似,书者都有写横笔时拖笔的习惯,似为同一人手书。《警黄钟传奇》、《瑞安乡土史谭》则明显为另外的两种笔迹,各自亦不同。此四书,或行书或楷书,皆十分工整,且都是在格纸上所写,——同一人之稿本,是明显不同的三或四种笔迹,说其皆为手稿本的话,难免让人生疑,而作品完成后由自己或他人誉清,以致各誉清稿本字迹不尽相同,这种可能性应该更大^①。除《瑞安乡土史谭》外,其他三书天头位置皆有批注或校注,批注或校注之笔迹,则与《悬岙猿乐府》之笔迹极为相似。

《悬岙猿乐府》与其他四种稿本的书写工整,涂改、批校极少全然不同,全书为行草书写,比较潦草,涂改甚多,更改、增加文字的笔迹与原文完全一致。细看写者用笔之习惯,则与《洪博乡未刻诗》、《花信楼词稿》相近之处不少。将此本与《悬岙猿乐府》定本进行文字比照则可发现,此本中更改、增加之字,在定本中有些成为确定之文字,有些则又有所更改。如定本第一出中张煌言自称“老夫张煌言,表字苍水”,此本则原为“贫僧”,后涂改为“老夫”;定本第一出中张煌言自述“于是年甲辰六月散军于南田之悬岙”,此本原为“于是散军于南田之悬岙”,后删去“是”,并在“于”之前增加了“遂”,“于”之后增加了“本年甲辰六月”,最终使文字成为“遂于本年甲辰

六月散军于南田之悬岙”。^②应该可以认定此本是洪炳文《悬岙猿乐府》最初的手稿本及修改本。而此本的字迹与《再来缘乐府》没有丝毫相异,明显为同一人书写。

其三、印章或出自洪炳文。

天津图书馆此书《再来缘乐府出目》第一页钤有“花信楼”、“绮情生”朱文印,这两印应是洪炳文的印章。洪氏家有楝树,洪炳文因取“二十四番花信风”以名楼曰“花信楼”,他的自号“花信楼主人”也是由此而来。而“绮情生”也是洪炳文诸别署之一,在他的时调新曲《吉庆花》中出现过。一般来讲,钤有作者本人印章之书,通常就是作者本人所作。虽然在前所提及的五种洪炳文稿本上,未见钤有这两枚印章,但即使暂不能确认它们为真,似也无证据表明这两枚印章就是伪造的。毕竟,“绮情生”之别署,仅见于《吉庆花》,若因洪炳文有名而伪造闲章,似更应选取“博卿”、“楝园”。

据上,推测天津图书馆之《再来缘乐府》是洪炳文之手稿的理由应该比较充分。此外,天图还藏有洪炳文《空中飞行原理》的抄本,两书当是一同入藏。

4 《再来缘乐府》的价值与意义

洪炳文的剧作大多洋溢爱国主义热情,多是现实题材,历史题材的也系为时政现实所写。而其早期作品《再来缘乐府》,就内容、题材而言,颇有独特之处。

《再来缘乐府》凡例说明,此剧乃据《虞初新志》中沙张白所撰《再来诗谶记》铺叙而成。将二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再来缘乐府》的改编之处很多,如改变了结构安排,增加了两个主要人物等,但最为突出的是,洪炳文在蹇来连这一人物身上投入了大量的笔墨,使其成为主角,并有了全新的个性。蹇来连的原型“闽之侯官老儒某”在《再来诗谶记》中的相关文字不足全文十分之一,而《再来缘乐府》中的蹇来连,直接出场三出,其余八出中,他常在其他人物口中出现,可说在全剧中以一贯之。《再来诗谶记》中关于“江南有某公者”的叙述文字占全文九成,《再来缘乐府》中相应的人物文载叶则在第八出后才出现,并且,他的言行时时都带有蹇来连的影子。《再来诗谶记》中老儒某完全是一个郁郁文人

^① 洪炳文研究专家沈不沉,则直称温州图书馆之《警黄钟传奇》为抄本,并未作为稿本看待。

^② 参看《悬岙猿传奇》,民国《月月小说辑本》铅印本。

的形象,他“博学善文,屡举不第;性迂介,贫困日甚”,“年七十,郁郁死”。而《再来缘乐府》中的蹇来连虽然也考试不中,虽然也会为此不甚快意,但他的性格总体上豁达、开朗、耿介,并不迂腐,他的死亡也并非由于郁郁。《再来诗讖记》中的某公,基本未见自己的个性;而《再来缘乐府》中的文载叶则不仅是一个夙慧神敏的才子,还对人怀有深切的同情之心,淡泊、耿介、正直,言行及个性都带着蹇来连的影子。

纵览洪炳文的生平,可以发现,洪炳文如此改编,颇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慨、夫子自况之意。洪炳文才学渊博,“少以制艺名,试辄高等,每岁科榜出,洪氏群从弟子,布满前列,皆君所指授也。然独屡荐不售。”^⑬但他并不因为科场失意而消沉颓丧,在他人眼里,他“虽屡蹶于秋试,绝不介意”^⑭。从某种意义上说,《再来缘乐府》中文章高妙、不能中举、教授学生的蹇来连就是洪炳文,甚至在木佑文身上,也可以看见洪炳文的影子。木佑文尊重亡师,而洪炳文亦是如此。他曾师从孙锵鸣,其子孙诒诚说“计先君之门弟子,吾邑殆数百千人也,然及其老病,则每岁之春躬来贺者不过数人;及其既逝,则每岁生日躬来奠者,楝园先生一人而已”^⑮。

可见,洪炳文选择《再来诗讖记》为题材敷衍成

戏剧,与其自身遭遇不无关系。《再来缘》创作后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洪氏在《楝园主人》后叙》中言:“近年以来阅事日多,感怀今昔,如不胜情,一寄之于诗;愤懑填胸,放怀酩酊,一寄之于酒;一唱三叹,慷慨悲歌,一寄之于乐府;自乙未以来,遂有各种传奇之作。”^⑯与所知洪氏其他存世戏曲相比,《再来缘乐府》可以说是洪炳文自身早年经历的最直接的反映,也曲折地折射出他对不能中举的深层介怀,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虽然编写了《凡例》,虽然做了诸多文字修改,但最终,洪炳文还是未将此书付梓。

就作品研究角度而言,《再来缘乐府》一剧的发现为研究洪炳文的作品与思想,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作为洪炳文对自己早年经历“感怀今昔,如不胜情”、“愤懑填胸,放怀酩酊”的真实写照,此剧在所知洪炳文存世剧作中,对后人理解和研究洪炳文的思想无疑具有极为独特、重要的意义。

董希平 1970 -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邱晓平 1974 - ,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1-05-13 编发:梁颖)

⑬ 项崧《洪楝园先生五十寿序》洪炳文著、沈不沉编《洪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第 636 页。

⑭ 项崧《洪楝园先生五十寿序》洪炳文著、沈不沉编《洪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第 636 页。

⑮ 许燊、许壬等《洪楝园先生七帙双庆征诗文启》,洪炳文著、沈不沉编《洪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第 638 页。

⑯ 《后叙》洪炳文著、沈不沉编《洪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第 572 页。

(上接第 61 页)

3 结语

一切围绕读者为中心,为读者提供满意的服务是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将逐渐成为美术图像数据库的主导服务方向。个性化信息服务不仅可以为美术图像数据库的用户提供简明而直接有效的用户界面及专业信息内容,方便快捷地改善用户的信息检索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提高检索效率。同时,个性化信息服务也可使美术图像数据库管理者及时掌握用户的信息需求和资源利用情况,从而对数据库资源进行优化开发,完善服务水平,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方旭,梁洁,文庭斌.特色数据库个性化服务模式的推广探析[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0(6)

2 吴泽九.图像数据库的研究[J].科技广场,2005(3)

3 朱珠.电子文献数据库的个性化信息检索服务研究[J].江西图书馆学刊,2008(3)

4 曹树金,司徒俊峰.数据库平台的个性化服务研究[J].图书馆论坛,2007(6)

5 吴斌,王秉钦.图像数据库的智能检索[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1998(4)

6 杨晓湘,孙坦.中美图书馆 MyLibrary 个性化服务系统的比较研究[J].现代情报,2005(10)

7 杨之音,张立娜.基于个性化服务的信息资源组织方式——用户信息空间模型构建[J].现代情报,2006(9)

8 范爱红.国外数据库产品的个性化服务[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4(8)

李雪芬 女 1959 -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资料室主任,馆员,北京理工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2-01-12 编发:王宗义)